

◆精神家园

门的变迁

粟碧婷

由于工作繁忙,我回娘家的日子是少之又少了。那天因娘家新房竣工,所以理当前往祝贺。

我的娘家位于新邵县坪上镇的一个小山村,村口是一片宽阔的田垄。记得那时总有挑担的货郎走过田埂,摇着小鼓或声音悠长地叫卖着零碎。老家的前面有一棵梧桐树,开起花来没完没了,花叶粘稠却不妖娆,烟静、悠然,只有微微的清香被风鼓动着,轻盈地落在日子里。而今,梧桐安在,让人一抬头,就感到满满的温润旧意。

我站在梧桐树下,望着眼前这栋崭新的三层楼房,即使还没有太多的装修,可那架势也是十分宏阔,住上新楼房可是我父母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他们为了这个梦想,起早贪黑,又是养猪又是喂鱼,付出的辛劳和汗水那是众所周知的了。在有关“惠农”的大好政策下,终于在今天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想想,当自己构想了一千遍的那幅彩卷,终于变成现实了,那份喜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突然一个“景光”跃入我的眼帘。只见一扇紫红色的防盗门在秋阳的照耀下散发出夺目的光彩,那威严的阵势犹如一个忠诚的勇士坚守着自己的领地。我仔细端详着这个“发光体”。门扇特厚,还有三重的防撬扣边,新型的反扣侧锁。我好奇地推了推,声音很是轻微。还有一个自动报警器,当门受到重大的撞击时,报警器就会自动“说话”。既能防盗,又使用方便,并且外型美观大方!真没想到,父母还用上了这高档“玩意儿”。

母亲接过我的背包,我拉着她长满老茧的手。很明显,母亲变得憔悴多了,因为操劳。可又因为喜悦,母亲的眉尖都洋溢着骄傲和舒心。祝贺的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傍晚,客人都已经回去了。我便央求父亲带我去看看我原来的老屋。那可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老祖业。那里留着我童年时代的梦想,也留着我挑灯夜读的影子。所以觉得格外亲切。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去那里走一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里就搬离了那个老屋。听父亲说,因为那个老屋年代久远了,有隐患,住着不安全。所以父亲就咬着牙重新搭建了三间土砖房。在这新房未装修好之前,父母就一直住在这土砖房里。记得父亲常说,那时候用点木料还要请示生产队长。当时建这三间土砖屋时为了安装一扇木门,父亲费尽了周折。最后终于弄到了几块上好的木板,做了一扇在当时还算“客气”的木门,还上

了一层土红漆。虽然没有防盗门那样油亮美观,可在当初已是一道不错的风景啦!父亲那时候经常蹲在这扇有点颜色的门下,抽着老旱烟,与过往的邻居唠叨田土里的事,脸上总是泛着微笑。我和院里的小伙伴们时常拿着未燃尽的黑柴梗在门上画着一些我们想象中的水果,比如,苹果啊,香蕉啊……因为这个也经常惹得父亲“揪”我们的耳朵。可第二天,门上的“黑”苹果又回来了。

我和父亲来到老屋前,只见老屋的周围长满了杂草和树木,有些墙面早已破败不堪了。先前我们住在这里时的热闹场景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萧条和冷清。这时我的目光定格在一扇破旧的木门上。这扇木门其实是由一些小木条装订而成的,那个厚度,只要轻轻一击就会变成碎块。我记得那时候由于家里老鼠特多,经常在木门上留下它们“到此一游”的痕迹。不是这里缺了,就是那里破了。一直记得父亲那时候经常拿个锤子,这里补一块,那里粘一坨。我小心翼翼地搬开这扇破旧的木门,突然,中间的那根横条散架了,一些细碎的木屑扑面而来。父亲赶紧走过来,问我伤着了没有。我呵呵一笑,说:“没事呢!它可能看到我今天来看它了,过于激动吧!”父亲也呵呵笑了。我又慢慢地把那些木条重新装好。我拒绝了父亲的帮助,我小心地拭擦着每一根木条上洒落的灰尘,好像在整理着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个个小小的故事。这时,太阳已经藏起了它温和的笑脸,天边留下了道道瑰丽的晚霞。这扇曾经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木门,今天我终于亲手为它梳妆了。我的心突然变得格外柔软起来。

回去的路上,父亲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着新房的建设过程。我边听边夸奖父亲的能干。“呵呵……”父亲一个劲笑着,不断地说,“搭帮现在的政策好……”我望着父亲消瘦的背影,望着他那被凉风吹散的烟圈,望着他那被烟圈萦绕的银丝,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感受着他的幸福的同时,不停赞叹着他的勤劳。也反复提醒他,别太辛苦了,不要累垮了身体,岁月可不饶人的哦!我也呵呵笑了。可我的眼角有点湿润,头上的梧桐叶透着清凉,微微摇摆。

晚餐我们吃得分外香甜,父母沉浸在新房建成的喜悦和幸福之中。岁月不居,门楣更替,惠风和畅,瓜果飘香,多迷人的乡村景象。

(粟碧婷,新邵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入夜,大街上霓虹灯闪烁,家家灯火通明。城市的夜虽然绚烂耀眼,却有几分浮躁艳俗,倒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盏煤油灯,还有灯下干活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方圆几十里的美人,她的美丽优雅让人津津乐道,她的聪慧坚强更让人敬重难忘。

母亲从小就出落得标致动人,瓜子脸,杨柳腰,樱桃嘴。在母亲读完小学一年级的时,外公被土匪绑架后再没回来,几天后,外婆急火攻心匆匆离开了人世。半个月的时间,母亲失去了她的父亲母亲,从一个娇小姐变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天塌下来了,谁来顶呢?比母亲大几岁的舅舅,他稚嫩的肩顶得起这个家吗?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望着窗外的月亮,听着家里老鼠吱吱的叫,听着哥哥妹妹香甜的鼾声,泪水默默地流下来。想到父亲的惨死,想到母亲临终前的嘱托,想到以后艰难的生活,年幼的母亲一夜之间长大了。

不到十岁的母亲偷偷地去学裁缝,学绣花。她没钱请师傅教,自己跑到裁缝店偷偷学,看师傅怎么量尺寸,怎么画线,怎样记录有关数据,怎么谈工钱。看到师傅忙,就帮着打下手,眼明手快地端茶递水,帮着招呼顾客,有时趁机求师傅解答疑问。回到家里后,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像个老师傅一样拉着线,给她量袖长、衣长、肩宽,把线摆弄来摆弄去,比划她衣服的前襟后襟,仔细看着衣服上的针脚。然后就静静地坐在灯下,拿出针线盒,在一块破布上练针法。摇曳的光影划过母亲小小的脸,年幼的母亲显得那么贞静圣洁。

在裁缝店待了一个星期,母亲就宣告出师了。她做的第一件衣服,是拿一

◆人物剪影

煤油灯下的母亲

李云娥

块家中的旧窗帘布给自己缝了一件小花袄,穿在身上像模像样的。第二天母亲特意穿着自己缝的衣服在院子里兴奋地走来走去,逢人就说是她自己裁剪的,问别人衣服好不好看。院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夸奖母亲的。从那以后,母亲就常常在灯下给人缝衣服。

每天吃完晚饭,母亲就找一块厚厚的棉布,双手捧着玻璃罩,对着罩口狠狠地哈几口气,把布绑在棍子上伸进罩子里,反复搅动,把布罩上的黑色斑点擦得干干净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红红的灯芯在里面跳跃,亮光透过玻璃罩均匀地散发出来,满屋生辉,让人感觉温暖,让人心里有了希望。静静的夜里,母亲在灯下静静地干活,有时缝衣,有时绣花,有时做鞋……冬日里,双手冻得冰凉,母亲就把双手靠近玻璃罩,哈口气,反复搓几下,冻僵的手就变得热乎起来,然后继续做事。多少个深夜,我从梦中醒来,看到煤油灯还亮着,像黑夜那明亮的眼睛,母亲在穿针引线,有时还用针在头发上划拉几下,有时连着打几个哈欠后用拍手拍双颊,有时用手揉揉发胀的眼睛,有时还隐隐听到母亲哼着古老的民谣……

有了几个子女后,母亲更加忙碌,总有做不完的事。父亲是个教书匠,忙完学校里的活还要忙田里的活,家里

的事一向不管的。在我的记忆里,只见过他在灯下拿着算盘算过一次账。那是寒冬腊月,家里杀了一头猪过年,大部分肉是卖给院子里的人,而且是赊账,东家几斤几两,西家几斤几两都记在账本上。吃过夜饭后,爸爸摸出一把古老的算盘,左手翻账本,右手拨算珠,手心里还挟支笔,三根手指上下翻飞。算珠在手指拨动下,发出“噼里啪啦”清脆的响声,像在弹奏一曲美妙的音乐。我正在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时,母亲抢先一步把账算出来了,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父亲更是很不服气,母亲口算比他的算盘还算得快,让他这个教书先生的面子往哪里搁。几十户人家买的肉,几斤几两,妈妈在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几元几角,算得明明白白。我翻开账本,随便念一个人的名字,母亲就能报出他买了多少肉,欠多少钱。望着灯光映照下的母亲,我怀疑是仙女下凡了,那么美丽,那么迷人。只读过一年书的母亲,心算能力这么强,让我们不可思议,也让父亲对母亲多了几分敬佩。

如今那盏煤油灯早已不知所踪,母亲也作古多年。但挺着弥勒佛大肚一样的煤油灯,以及母亲在灯下赶货的情形常进入我的梦中。

(李云娥,邵阳市作协会员)



崑山风光

郑国华 摄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双清颂

周鹿鸣

在暮秋灿烂的日光里,
我再一次走近你,
我的双清。
在温柔和煦的暖风里,
我再一次走近你,
我的双清。
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朝朝夕夕,
我都不曾与你相遇,
然而,
无数次徘徊往复的梦里,
你是我铭心刻骨的记忆。
辉映苍穹的佘湖山,绽放“千林频送色,万壑顿回姿”的旖旎;
芳香四溢的紫薇园,纠缠“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的痴迷;
钟声回荡的玉清宫,诉说“百年大小荣枯事,过眼浑如一梦中”的秘密;
惆怅千古的贞洁坊,道出“痴

心爱侣多遗恨,寡义情人少负伤”
的叹息。
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朝朝夕夕,
我都未能把你寻觅,
然而,
这一次出乎意料的交集,
你给我带来无尽的惊喜。
机器轰鸣吹响改革号角,你的初心坚定不移,你的速度惊天动地;
城市建设绘出绚丽蓝图,你的容颜日新月异,你的英姿无与伦比。
十载光阴,几多别离;
再忆双清,相思何寄?
双清,我魂牵梦萦的双清,
我盼与你逐梦天际,在这良辰佳期,触摸流逝岁月的悠远痕迹。
(周鹿鸣,任职于邵阳市政协)

◆樟树垅茶座

父亲的鼾声

邱盛登

小时候,我胆子小,八九岁了还和父母同挤在一张床上睡。每次睡觉前,母亲总要提醒那头的父亲不要打鼾。但提醒归提醒,父亲一旦睡着了,此起彼伏的鼾声便响彻整间小屋,惹得我总是难以入睡。为此,父亲没少挨母亲的数落。

一次,外婆生病,母亲要去服侍,只留下我和父亲在家。晚上,一想到父亲的鼾声,我就心悸。似看出我心思的父亲,一边吧嗒着旱烟一边催我先上床睡觉。没想到少了父亲如雷的鼾声,躺在床上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幽灵就要从窗户飞穿进来一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用被子蒙着头,一会儿用数羊的方法帮助自己入睡,不知数到了多少只羊,却还是睡意全无。

我不禁想起父亲的鼾声了。“大,快入睡。”我大喊父亲。一会儿,父亲开始打鼾了。这一夜父亲的鼾声似带着旋律,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鼾声如此悦耳、如此亲切,听着听着,

我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电视如熊猫般珍稀,露天电影便成了人们一道丰厚的“美餐”。但一向严厉的父亲是不会允许我去邻村看电影的,只有在邱姓本家有喜事放电影时才让我去看。每每看到同龄人自由自在飞也似地点着火把去邻村看电影,看完后几星期都津津乐道,而我只能傻傻地当个听众,痒痒的心里伴随着些许失落。叛逆的种子深埋心底。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邻村又放电影了。晚上我在灰暗的煤油灯下匆匆写完作业,装乖上床睡觉,静候父亲的鼾声。不出意料,不一会儿父亲便鼾声如雷。我蹑手蹑脚地在父亲的鼾声中轻轻地拉开门,又小心翼翼地合上门,溜之大吉。看完电影,半夜已过,我凝神屏息猫到门前,静听一番,见鼾声又起,便踮着脚,和着父亲的鼾声幽灵般飘回床上。虽然紧张得要命,但却还在心中窃笑父亲的鼾声给我带来的乐趣。

第二天,父亲早早下地干农活去了,母亲也给我做好了饭,催我起床吃了快去上学。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在我昨夜看电影回来之前一直就没睡……从此,我再也没有去邻村看过露天电影。

同龄人在东奔西跑的露天电影里长高,而我在灰暗的煤油灯下和父亲的鼾声中一天天成长,并远离家乡。由于创业的艰辛,我很少回家,也很少有机会再聆听父亲那熟悉的鼾声,可那美妙的声音似天籁常常回荡在我的梦境,带给我无穷的幸福和遐思。

今年“十一”,父亲说腿脚不便,全身还不时疼痛,要到城里来做检查。适逢妻去省城陪读,四十年后,我再一次如儿时般和父亲共睡一房共躺一床。夜里我挨父亲躺下,却只听到父亲微微的喘息声,往日熟悉的鼾声却怎么也听不到。我悬着的心难以放下,问父亲哪儿不舒服。父亲总是说没事,还一再催我快睡。

没有父亲的鼾声,我提心吊胆,彻夜难以入眠,父亲似乎察觉出什么。一会儿,父亲的鼾声又渐渐响起,但我分明感觉得到父亲那夜的鼾声和以前大不一样,既没有起伏,更没有雷鸣。

我知道,为了让我睡个安稳觉,父亲又打鼾了。

(邱盛登,武冈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